

昝 嵐 著

# 初春的夜晚寒凉

作家出版社

# 初春的夜晚寒凉

映嵐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初春的夜晚寒凉/映 岚 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4

ISBN 7-5063-1730-3

I.初… II.映…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1787 号

## 初春的夜晚寒凉

---

- 作 者: 映 岚  
责任编辑: 安 静  
装帧设计: 艾 子  
版式设计: 艾 子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68(总编室)  
E - mail: wrtspub@public.p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海淀海丰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79 千字  
印 张: 7.4  
印 数: 0001-2000 册  
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730-3/I.1718  
定 价: 19.80 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               |     |
|---------------|-----|
| 母亲家族 .....    | 1   |
| 越出生命的轮 .....  | 48  |
| 望 .....       | 55  |
| 荒园 .....      | 61  |
| 大女人和小女人 ..... | 76  |
| 上帝不是耶和华 ..... | 86  |
| 初春的夜晚寒凉 ..... | 101 |
| 拨开 .....      | 124 |
| 童年里的童话 .....  | 136 |

## 母 亲 家 族

### 上 篇

写下这个题目,我无心要踩着他人的脚步唠叨一些重复的故事,或编织一些离奇耸人的文章。实在是一种状态,一种生之无常、无法自控的生命状态惊悸着我。而这种无法自控的生命过程,同样没能使母亲与母亲家族的成员看透。

生命是什么?我们除了能准确地说出它是生物体所具有的活动能力,是蛋白质存在的一种形式这种概念而外,是否还可以说成是一只冥冥中的大手操纵的工具?我们被它赋予意识,在它的旨意中,被抛入人世这个圆圈,进行着我们相差无几的重复与延续。我们不知前路发生的事情,不知何时被那只大手召回,全凭它安排下的命数,完成一段生之过程而浑然不觉。

或许我们对命运做过某种抗争,但结果是,你无论如何也抗争不过那冥冥中的操纵与命定的涡流。

做为苏哈拉家族的一个成员的母亲,目睹了自己的亲人一个个跌入冥司而最后剩她一个人的时候,她似乎看到了笼罩在苏化家族头上,那团不散的黑雾。那么,母亲不得不默认连续发生的惨事、怪事是某种天意。尽管她一生不相信宿命。

母亲无言以说。

母亲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以她成为家史见证人的身份，目睹了亲人们包括自己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看着他们不到天年便夭折的残酷经历才踏上黄泉路的。

应该说母亲是寿终正寝的。她走得毫无痛苦而且美丽。她是在与自然与河水与鱼虾交流的过程中，突然被达族人信奉的什么神灵召回了天国。

那是一个奇妙的时刻。我们预感到母亲发生什么意外的信息，是由我家的一只大灰狗虎叭儿传递的。

那日，早晨的空气清新的没有一粒微尘浮游。母亲一如往日在纷杂琐碎的劳作之余，绰起伴随了她半生的钓鱼竿走入了树林。这是母亲保持了大半生甚至在她最艰难的时刻帮助她排解忧伤的习好。正是这种经常得以吸纳自然灵光日月精华的运作，使她有了一个康健的晚年。奇怪的是，那天母亲一反常态拿出压在箱底似乎有了发霉气味的长袍着在身上。通过那嵌有非常精制的滚边颜色不俗不艳的长衫，可以看出母亲只有在节假日或走亲上市才把它着在身上以示主人的得体讲究。

我看着母亲被岁月风化了的脸，我说妈你不是去钓鱼吗，为什么要穿这样的衣服？我的问话似乎让母亲赧颜，但她做出的回答很快让我认为那是很正常的事情。母亲说这衣服再不穿就没时候穿了，穿出去让它晒晒太阳。

我感觉那是一句无意识的话，我们都不曾在意。

然而母亲背起鱼具把长衫的一角掖在腰间又回头冲我笑笑离去的背影，竟输入我她去赴什么约会的信息。

那与她钓鱼不相称的衣饰。

忠实的守护者虎叭儿与母亲同路而去。

虎叭是一条具有七八年年龄的雄狗。它的名字取之于它母亲生下唯一的它时，具有虎一样的形貌。它非常的灵性，曾使我家免

遭了多次偷盗与不幸。那天,大概是日剩一竿的时候,虎叭儿长伸着舌头喘吁着跑进家院。从它神色异常、前爪不断抓挠,喉咙发出奇怪的声音中我们判断,一向同母亲同归的狗,此时中途跑回,一定是母亲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情。

立刻,在虎叭的带领下向村东的树林子奔去。

大约跑出七八里路,虎叭儿把我们带到一条绿树荫蔽的河边,于一处草丛中停下,发出呜呜的悲声。

呈现在眼前的景象,让我和哥哥惊呆了!母亲躺在一片草色葱茏湿润的地上,晚霞游曳的波光通过草木花卉的间隙洒在她身上镀出一层美艳的光晕。身周的草枝没有杂沓与零乱,表明母亲在最后一刻没有挣扎的迹象。长袍从上至下一直覆盖到脚面,脸上凝固着岁月尘嚣最终的宁和。而她的手却鱼竿在握,鱼竿的线端有一条很大的偶而还在掀动尾巴的鲫鱼。

这种情形,让我们有理由做出母亲是在钓上这条大鱼的瞬间,生命也溶入这条河流的推断。

应该说这是以一种奇特而美好的方式撒手人寰。悲恸之中,我们产生另一种欣慰。

衰老与死亡一向给人以丑陋恐惧的印象,而母亲的故去竟然如此宁静超然。这只能看做是神灵的赋予:一生坚忍、付出、勤劳善良的母亲才具有如此的善终善结。

自然在母亲身上大半个世纪的雕刻完结。然而那遥远的生之旅程也只能让她看到了苏哈拉家族多舛的生死过程,生命的极限,终究没能让她等到那神秘的萨满形象再一次在家族中显现出来……

所以,这个家族的故事便追溯到久远的过去,从姥爷的时代开始……

那是一条岁月涨落的江河。墨染的夜犹如肆虐无恐的黑隼的翅膀遮罩在座落于那条江畔的达斡尔族村落。风的呼叫声滤过冬的枯树，打在一户户用纸糊的窗棂上。

那间朽蔽的草屋遮不住寒冷的夜风从墙隙中挤入，摇曳的灯花好似扭舞的蛇投到剥蚀斑斑的墙上，呈现出光怪陆离的图影。

母亲坐在那盏野猪油灯前，用她那少女灵巧的双手缝制其卡密鞋子。那咿啦咿啦拽进扯出的麻绳，搅扰着惴惴不安的黑夜，也传递着母亲与姥姥焦灼的目光。野狼尖利的长嗥依如既往成了那夜中的歌，延展着穿过每个人的梦。那长嗥流泻出阵阵惊悸，恐怖凝固了世界。

夜更深，风不停止骚扰。姥爷仍不见归来。

姥爷常有这样晚归的时候。他做着酒的主意。他去离家三十多里路的拉哈镇买酒，然后喝得天醉地醉倒在大轱辘车上，任识途老马拉回家里。但从未像那夜误过时辰。

大约是万籁俱寂三星已过中天的时候，母亲被一声马的嘶鸣惊醒，急忙放下手中的活儿跑出屋门。

漆黑的夜辨不清五指，只有摸索着，大小一家人把如泥的姥爷连抬又拖弄到屋里的炕上。这时，大家的目光惊呆了！

姥爷的黑袍绵花绽放。姥爷的身上血污斑斑。姥爷的头发像一堆烂草。可他的身上没有见到任何流血的伤痕。

车上的酒坛安好如数。五六只坛子唯有一坛的酒所剩无几，证明着姥爷的豪饮。

大家哑然相觑。

没有谁猜得出姥爷神秘的夜归。

没有人清楚姥爷身上不明的血迹。

那个惊颤的夜。

姥姥的油灯通宵达旦。

姥爷睡了一天一夜，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伸出要酒的手。那细眯着的眼睛里发出不可抗拒的威严。没有人敢违逆。

那一家之尊的威严。

就那样，姥爷一言不发，整日里坐在破席斑驳的炕上喝酒。他视而不见六个破衣褴衫的儿女。视而不见姥姥冻裂的双手与足。世界上只有酒为至圣。他喝，喝醉了天光，喝迷了星辰。那本该要卖的酒，被他喝得坛口朝天扣地。然后是红头涨脸的日月，长醉不醒的人生。

仍然无从知道那夜里他身上不明的血迹。

## 二

姥爷在醺醺然的日子里，倒也清醒地为大女儿订了一门亲事。母亲的聘礼是一匹瞎了一只眼的白马，还有希日格勒、瓦特、霍日鲁等达斡尔人特制的糕点。

按达斡尔族古老的习俗，婚前三个月，母亲本应该与她的未婚夫在娘家圆房。但未婚夫是位军人，军人的特殊身份使她不能放弃使命，不得不越出习俗。

母亲没有见过那位军人，但在她少女天性的幻想中，未来的丈夫应该是一位驰骋疆场英俊高大又不失多情温柔的人。

这一点，在男方家来送聘礼那天得到了证实。

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晶莹的白雪覆盖着大地，一切洁白无瑕。

母亲在屋里做着针线，猛听姥姥说怎么还不躲起来，人家都

进院儿了，你怎么可以见没结婚的男人面。

母亲慌不择路，就那么大的屋子，没有可藏身的地方，就扯过一条破毯跑到厨房的灶炕上。那上面还炕着稷子，她径直跳上去连头带脚把自己整个遮蔽起来。

直到送聘礼的两个人在屋里按着各种礼节办完事项坐定，母亲才轻手轻脚闪出屋子到邻居家里。

后来，母亲还是看到了那位军人离开家时的面容。从此她的心上便印上了那位果敢英武的军人，直到永远。

母亲不能用现代人的通讯工具表达她少女的情愫，只有夜坐在油灯下，把细腻的感情一针一线绣进荷包里。那抱腿黑花纹的荷包，是每个达斡尔族姑娘必绣的定情之物，为自己的心上人。

母亲在认识到送过聘礼便意味着不久将离开家的事实后，就开始拼命帮助家里劳动。她渴望一种祥和的生活，而天性的善良又放不下这个离了她将更艰难的一家大小。更不敢想象姥姥如何一个人伴随姥爷混沌不醒的日子。还有身下不成年的弟弟妹妹。

母亲默默无语，她只有劳作。

她似乎要把将来离家后不能为这个家再尽的责任，在短暂的婚前日子里全部尽完，而她只有十七岁。

母亲出嫁那天，是个雨丝纷披的春日，一如她脸上的泪流绵延不止。而她一生艰涩的命运，便侵淫在她出嫁的那个雨天里让她一生都未能改变。

母亲坐上车离去的那刻，看见姥爷格外清醒在阴云蔽日的路口孑然伫立。她也似乎看见他眼睛的波光被她远去的背影拉得很长。那目光里有送走女儿的刹那间产生的愧疚与自责。他毕竟没让女儿穿过一件完整的衣衫。他除了给了她生命，便压给她繁重的甚至代替他的劳动。

姥姥并没有送她出嫁的姑娘。可母亲想象得出，姥姥一定是

坐在厨房的么炕上，手擎长长的烟袋，半天不吸一口，一任长袍拖曳在地。那是她早已习惯了的姥姥愁闷时的风景。

### 三

我没有见过姥爷，但从母亲与舅舅们的形貌，推想得出姥爷一定是身材高大有着同母亲一样的细密牙齿，棕黄色的头发，黄的眼睛，一贯眯着看人的形象。母亲说，在苏氏七兄弟的家族中，姥爷的这支都具备那种黄的颜色。这现象的确真实，就连我的孩子也承袭了我的血液里流动的物质，与我同样，有着黄的发色与眼仁。

这是一脉生息不止的血液的流淌，一代一代。尽管这种流淌中参予着其他血质的循环，却仍然点点滴滴渗透着只有这股血特有的东西，生发着唯有这股血的故事。

姥爷自那夜身染不明血迹归来后，健康每况愈下。他仍然只字不提那事，每日里萎靡炕头，像一堆破损的泥塑守着混沌不开的每一个天光。直到家中发生了一桩悲惨的事情，姥爷才从那迷糊的日子走出，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状态。

姥爷有四儿二女。那一年，伤寒如一团肮脏的乌云，席卷了不堪一击的小屯，十三岁的大舅和十岁的二舅同许多伤寒病人一样，被罩在黑云压顶般的伤寒死神魔爪之下。眼看着瘟疫吞噬着他们少小的肌体，而家中分文没有。姥爷已被酒的毒素浸透了肌体，无力过问家事。

不知过了多少时日，伤寒最终以那可怕的魔力掳走了大舅的灵魂。

是一个夏日里日剩三竿的时候，低矮的草房里并没有斜进太阳的光亮。空气里游移着窒灭生命的沉闷。大舅躺在破烂的炕上，

瞪着求救的眼睛，想对姥姥说什么，却没有吐出一个字来。姥姥抱住大舅的遗体嚎啕大哭。然后于悲痛难忍中她松开双手拿起烟袋，冲着醉卧在南炕的姥爷的头不分部位笃笃笃一阵猛打。处在昏朦中的姥爷被一阵鼓点般的击打疼醒，什么人竟敢如此无礼地践踏他的尊严？刚要发作，竟见一向懦弱顺从的姥姥，正如一头发怒的狮子面对着他哭喊。

顾不得往日的威严坍塌，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大事的目光急扫向北炕。顷刻间，姥爷的眼睛直了，酒气消到云霄天外。

他居然还记得两个病中的儿子。大的已经无声无息，直挺挺地散发着死亡的阴森。姥爷猛地一声长啸：腾格日巴日肯（天神）——便抱起儿子踉跄着出去。

二舅似乎从哥哥的结局预感到自己的未来，他张着恐惧的眼睛让姥姥抱紧。姥姥已顾不得死去的那个，就只顾着活着的这个。

然而到了黄昏，几天不思食物的二舅突然表示要喝酸奶的欲望。姥姥知道这或许是不祥的兆头，但儿子要吃东西毕竟使她高兴，就出了门。

当姥姥走了三四家才要回一碗酸奶迈进门坎的时候，姥姥手中的碗就开始颤抖起来，直到走近二舅身边，那碗才砰然落地。那雪白的酸奶竟如纷纷扬扬的雪花泼撒在二舅头上，撒成一片白白的花絮。

二舅竟没有喝到一口酸奶。

姥姥的精神已经泄尽。她直呆呆的目光证实着她的意识已散失于她的躯体之外。

姥爷那时已把大舅放到破旧的仓房里。后来又把二舅也抱到仓房。然后他把仓门从里边拴牢，任何人也不让进去，一个人进行着只有属于他那种形式的祈祷与反省。

他在没有光亮的屋子里圈着，无人知晓他做了些什么。直到

第二天黄昏躬着腰出来时，眼睛里布满了红丝，满脸的凝重与肃穆揭示着他内心鸿蒙初辟般的慧至。他沉重地抱起儿子一个个送到墓地，连同他过去的灵魂一同埋掉。然后颓丧疲惫地回到家里，又捧起酒坛扣在脸上没头没脑狠灌了一气，之后，哗啦甩掉坛子，随手操起一把尖刀直奔院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天穹如墨。星星像基地的磷火，让人感到犹如扣于一口大锅之下的惶恐。

姥姥领着孩子们，在夜风中颤栗如一片树叶，盯着姥爷那寒栗悚惧的神情不敢出一声大气。

片刻，姥爷跪直了腰身，胸往前一挺，刀尖直逼心口，发出一声来自另一个世界般的声音。

一家人乱成一片。

#### 四

母亲成为军人的妻子，是她懂得了女人必须从命于父命从命于婚姻的开始，但洞房之夜，她不能面对一个女子裸身于男人的事实。她惶惑不安。她羞怯难当。她甚至不脱衣不敢直视丈夫产生罪耻心理。

军人，一个指挥着一连军人驰骋战场的连长，面对眼前娇羞的妻子，他没有以一个军人勇往直前的骁勇冲入那片生命的密林，而是极尽了温柔与体贴，表现出在战场上截然不同的一面，也许他厌倦了但又不能不去撕杀拼搏的战火硝烟，才把难得置用的柔情留给让他享受生命至高至纯的妻子。

血沸腾起来了。年轻的生命燃烧起来了。长久积蓄的生命力冲撞着倾泄出来。然后是必然的失败。

他们茫然无措。

十七岁的小妻子痉挛与愧疚。她说不清体内交织奔涌的物质撞击心扉的复杂体会。她只有百般的柔顺，在承受与羞涩的矛盾中渐趋成熟。

他们感受着。

那是充满了万般柔情蜜意的时日，充满了生命尽情抚视的眷恋。

生死般的眷恋，似乎暗喻着仅六七天的欢愉之后，别离后日子里将会发生什么。

那反常的缠绵，参予着殷殷泪水。

然后是依依不舍。军人的果敢、刚武那一刻消失殆尽。

一个生命在她浑然不觉中被植入生命的宫殿。

从此，悠悠岁月支撑起一片眷念的蓝天。母亲守望着。当她知道体内孕育着来自丈夫的精血而胚植的生命时，她瘦削的日子因之而开始肥壮。

然后冬天来临。

冬的肃杀并不能扼住那个生命撞入世界的欲望，他拼足了十月蓄积的精力，冲出束缚他的母体，然后以命大的造化在草枯与尘土的炕上接受了一把锈钝的剪刀。那一双粗糙的手，从剪断他与母亲的连接开始，就预示了他们母子将永远不能相见的未来。

他的降生并没有给他的母亲带来福惠。更没有因他而做为资本减少她对公婆一家人的付出。

冬夜深深。冗长的季节。

然后是春来夏至。

然后又是荒寒的冬天。

一个萧索的冬日黄昏，母亲如同往日背着尚不能走稳的孩子，忙着一个大家庭的琐务。一个陌生的青年军人走进屋来，很艰难地从怀里掏出什么，然后吞吐不爽地向母亲说些什么，在蒸气

迷朦的厨房里，母亲看不清来人脸上的表情，但从那沉重的语气中已猜出某种不祥的事情。果然，母亲没有听完来者的讲述，就颓菱在锅台边。那一瞬，她如一根没有枝叶的木樨杵在那里。稍会儿，才如梦醒般地趴在锅沿上，遮起脸压抑地呜咽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母亲抬起了头，她必须接受丈夫伤亡的事实，可眼前的情景让她感动了！透过纸窗暗淡低迷的光亮，她看见青年人仍在屋子里，那肃穆的身影像一幅庄严的景致，让母亲慢慢看到由他幻化而来的成排成排的军人正在持枪挥戈。在他们身后，是千万个如她一样或许不识一字的女人以她们惊人的爱的力量表现出共同的伟大与无言的付出。

母亲的悲恸似乎减轻了。她从地上爬起来紧紧地抱紧被她吓坏了的孩子，看着他，她似乎感受到了肩上的份量。她知道该把他培养成一个怎样的孩子。

## 五

姥爷的尖刀逼着胸口。那闪亮的寒光耀着杀气在漆黑的夜中触目惊心。但那把刀没有捅进他的心窝，却听见他字字痛狠的声音迸出胸膛戳破了寒栗的空气：“天神在上，月亮做证，我苏哈拉发誓十年不喝酒，要是喝了，就让这把刀捅死在这儿。”

姥爷的神色，似乎隐约再现出他们的祖先，一个久远的契丹贵族以酋长的姓氏起族号大贺氏部刚猛的气概：他们给大清朝贡皮货因遭不屑待遇，叛逆而去，于黑龙江北聚集拒清。堂堂大清政府岂能容这等无视朝庭的忤逆，便派官兵征之。小小民族自然寡不敌众，不得不败走石尔克勒河等处继续负隅作战，那位不惜肝脑涂地以维护部族利益的酋长，终于以身殉族。这种刚烈不屈，宁愿站着死不肯跪着生的民族气节，尽管经历了岁月的侵蚀，仍以

它不息的精血延续,潜含在他们后辈们的血质中影响着他们。随同那血缘而来的,表现在姥爷身上的那种刚烈,尽管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仍以震撼人心的力量震惊着苏哈拉氏的后人,口碑载道。

那发自生命深层因愧责因痛悔的誓言似乎感动了天神,有一阵旋风在他头上掠过。姥爷仿佛被什么东西轻击了一下,竟在那天幕冥黑万物阒然的时刻,隐隐听到了天籁之声。他陡然扔掉手中的铁器,双手合十,虔诚跪拜有如一尊雕像。脸部呈现出内心混沌初开踏入天堂般的舒坦。

自此,姥爷判若两人,开始了一种不寻常的拯救生涯。

姥爷开始以牙德根(即萨满)的身份给人治病的时间,大约是那刻骨铭心的夜之后的某个白日。

那天,太阳很艰难地把它的光束投进低矮的草屋。姥爷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突然发生了在常人的意识中足以构成臆语似的对话:

“你是什么人,我并不认识你。”

“这无关紧要,只要你按着我的话去做。”

“你要我干什么?”

“你去给人治病看病懂吗?”

接着那人告诉姥爷说他们族里有一位待嫁的姑娘,她头上出满了疮,让他三天内必须给她治愈。

姥爷怔在那里。

他知道那位久治不愈而难成婚嫁的堂妹。

姥爷没有看见来人如何进屋一样,同样没有看见来人如何出门。但他熟悉这个声音,似乎在久远的意识中贮存过这种声息。他搜索着。他倏然想起了那个神秘的黑夜。

那天,他从镇上买了酒,和往日一样醉卧在车上,凭经验感觉

着老马正沿着来路返回。大约走出二分之一的路程,他感觉出身边有一种异样的气味,通过他的模糊意识向他的大脑深处输入。他骇然坐起。透过黑暗浓郁的障碍,他辨出一惯识途的老马已走入密林幽幽的歧路。他立刻去拨转马头。但那匹马如他的身体一样,听不得意念的调度,好像有一庞大的肉墙堵在前面使他们无法折回原路。他开始拼命去撞击撕扯,后来他竟闻到了血腥的气味,姥爷知道那应该是有生命的东西。就在那一刹,头顶上方骤然响起了一声旷古幽远的声音,他屏息着听从指引,竟然顺畅地返回原路。

而姥爷的生命几乎消耗殆尽。他在极度的神疲力软的状态下喝下了大量的酒。

后来,那生死交迸的经历一直让姥爷忖度,是不是他生命中将出现某种际遇的昭示?直至那听到天籁的黑夜,那个神秘的人的出现,姥爷豁然醒悟了,他认定这是天意便不再怀疑彷徨。

死亡与诞生同时在他的体内发生。这是肉眼看不见的,进行在精神深处的生死轮回,超越了躯体与生命的局限。

姥爷第一次以牙德根的身份给人治病,是开始于他堂妹的头疮。那果然是一种骇人的方式。姥爷一见那痈疮便哈哈大笑,然后大口吮之啄之,再把舌头伸向通红的烙铁,哧拉一声擦口。如此一次,头疮便愈。这种足以造成常人伤残的方式,对姥爷竟丝毫无损。

事后,他并不知道以这种方式治病的过程,依然非常喷香地享受奉侍他的饭食。

姥爷专事治疗疮痈疔毒的绝技因此而闻名四乡八里,就有路途很远的疾者前来接他诊治。每每看到疮痈,姥爷就哈哈大笑,继而仍用口吮之啄之。

根据达斡尔族文史资料已故先辈孟希舜先生撰书记载,萨满